他們的故事

——寫我所認識的宜蘭客家人

▒林怡靚*

宜蘭縣內有許多的客家人，他們是在什麼時候來到宜蘭？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駐足在這片土地上？曾經有過什麼樣的遭遇？又是帶著何種心情在這裡生活？我們訪查了許多人，從中選出幾種不同的案例為代表，依照遷徙宜蘭的時間，由近至遠，呈現他們的故事……。

宜蘭是我的第二故鄉

——六十九年受派而來的童慶祥

苗栗三義的鯉魚潭是個很美的地方，童慶祥先生從小在那兒長大。家族世代務農，他的父親經歷過伐木、種香茅、採樟腦的日子，在山裡也有一些田地，永遠有著做不完的農事。童慶祥小時候除了幫著下田，也走過長遠的路程到山裡砍木材、搬木炭，下山去賣錢。過去，山村交通不方便，為了上學，每天總要徒步走上 3 小時。那樣的成長環境，令人聽得好生不忍，然而，他的表情竟似在回味著一段甘美的童年……。

秉持客家子弟的苦讀精神，童慶祥初中一畢業就考上了台北工專，揮別了校園又考取預官，退伍後曾在花蓮的一家私人公司待過。接著參加中油的招考，僅只兩個名額，他仍榜上有名，從此開始了他搭乘直昇機上班的海上鑽油工作。然而這種十多天在台灣海峽，十多天在陸上的生活要如何成家呢？只好又再參加台泥的招考。他在民國 63 年進了台泥的竹東廠，而後結識當時在亞泥上班的童夫人；民國 69 年被公司調來蘇澳廠，就此定居宜蘭，現今是蘇澳廠的採石課課長。

自幼上一代就定下了規矩：只要踏入家門，一律以客家話溝通。這已成了他

---

* 宜蘭社區大學學員。

們童氏雁門堂的家規。因著這樣的語言環境，造就了童慶祥所講的客語字正腔圓，如今還錄取了鄉土語言教師。由於在八個兄弟姊妹中，他身為長子，再加上硬頸父親的客家精神感召，很自然的賦予了他背負起客家傳承的使命感。即使身在宜蘭這個沒有一點客家味道的地域，仍不忘盡力的傳給下一代。

筆者在宜蘭社區大學修習客家語言與客家文化兩門課程，童慶祥是我們的班代表。初始，報名選修客家文化的人數始終不足開課的門檻，他為了不讓這樣難得的課程流產，因而將家人都報名，決定一同歡喜來上課。而童慶祥這麼做，其實不全然為了充數，在這當中，更隱含了一個父親對子女的期許；期盼他們能夠了解自己的文化、不要忘失了客家美麗的母語。

童夫人並非客家人，家裡的主要語言是國語，而孩子們都在宜蘭長大，以致於客語能力差強人意。童家的二女兒士芬，花蓮師院畢業，現於成功國小任教，客家話講得不太好，但自認為在宜蘭這個地方，客家的新生代能夠如此亦屬難能可貴了。不過，一到了苗栗，因為不慣用的關係，使得他們三姊弟總是不太與爺爺多交談，最有把握的當然就是那些招呼語了。姓氏特殊，又不會說福佬話，士芬的朋友很容易就能判別出她是個客家女孩。提起金錢觀，她覺得苗栗的爺爺確實節儉，而她自覺不該花錢的時候也很省，所以每當聽人批評客家人「小氣」，她會說：「會嗎？是比較節儉啦！」雖然父親背著上一代賦予的使命感，但士芬卻不曾感受到任何壓力，可見童慶祥擅於潛移默化的教育。

在童家，筆者第一次喝到了峨嵋名聞遐邇的東方美人茶，那獨特的香氣，果然醉人。其實童家的飲食並沒有什麼刻意的客家味道，女主人的用心，旨在照顧一家人的健康，嗅到的盡是養生的氣息。童慶祥遷住宜蘭多年，交友也沒有族群上的刻意，待人誠懇親切，幽默卻也可靠。

提起童慶祥，有項技能是絕對不能漏掉的。童慶祥很喜歡研究傳統樂器，二胡琴聲悠揚，古箏也能自娛，每每家族返鄉探親，鯉魚潭鄉親必能欣賞到由童家兄弟姊妹合組的〈雁門堂絲竹雅集〉傳揚動聽的琴音。儘管兄弟們為工作而散居各處，手足依然情深，週週商議輪流回去探望老人家。

雖說許多客家人都有落葉歸根的情懷，然而，童慶祥遷住宜蘭已二十多年，他喜歡蘭陽的民風與環境，對於這片土地，所抱持的並非過客的心情；他說：「宜蘭是我的第二故鄉。」

堅韌的客家女性

——五〇年代隨夫遷來製造水泥窗的徐春蘭

客家的女性祖先被稱為「孺人」，這是古代七品夫人的封號，然而，事實上，過去女性在客家社會裡普遍沒有地位。而今，時代改變了，這群曾在舊時代裡的無言勞動者，現在是否都已經苦盡甘來了呢？

徐春蘭女士生於苗栗，本姓陳，自幼即為徐家的養女。在她 5 歲時，養父與養母離異又娶進了後母，然而，後母僅只慈愛由己所出的親生兒。因此，她有一個失色的童年。

小時候，家裡頭事事都要她來做。10 歲起，就必須到山上採茶，只要速度有那麼一點跟不上，就是挨打。此外，還有田裡的工作與家務，好似永遠永遠都做不完，當然更沒有機會去念書。長大後，她嫁給了徐雙喜先生，從此揮別過去，開始了夫妻倆為生活而共同奮鬥的人生……。

約莫 40 年前，她大伯的兒子剛當完兵，還沒有工作，因著市場考量——節省運費或能有利可圖，遂與妹婿過來宜蘭廣興準備開創水泥窗事業。就在開工的那一天，前來參加典禮的妹婿在火車站附近吃了一碗麵後竟然上吐下瀉。這讓當事人覺得是個不吉利的壞兆頭，因而變卦不願加入經營了。當時大伯在竹北還另有一家相同事業要管理，兩頭照顧不來；既然有人抽手，何不試著闖闖？徐雙喜就是在這樣的機緣下才會來到陌生的宜蘭。

最初，徐雙喜是一個人來廣興打拼的。雖然沒有什麼本錢，在那個非自動化的時代，他所靠的全是一身的勞力與技術，還有用帶著腔調的台語來與人談生意。在事業才剛起步的當兒，根本看不到營收，哪來的錢可以寄回家呢？徐春蘭和孩子因為住在婆家，日子一久，逐漸惹人嫌棄。因此，一年後，她帶著兩個孩

子也來到了廣興。然而此舉對於這邊原本就非常吃緊的狀態無疑是雪上加霜。苗栗的鄉親都認定他們在宜蘭根本無法生存下去，然而他倆秉著即使當了乞丐也堅持不回去的決心與骨氣，就這麼苦熬了過來。

她來宜蘭的時候年方 25，附近居民不但沒有展開雙臂歡迎，還處處排擠，對於客家人極為輕視，稱呼客族女性為「客婆仔」，她用了「幾乎要被人吞下去」來形容當時所受到的欺侮。而她在這種處境中，總是勇敢不退縮的正面與其對抗。他們就在這種孤立無法共融的狀態下，獨自過著傳統的客家生活。後來有一年，附近準備籌建三山國王廟，每戶都得要出錢，大家的不和善使她氣得不願意配合，說：「我們來此，頭頂的是別人的天，腳踩的是別人的地，你們不把我們當地方上的一份子，我們又何必跟著出這筆錢呢？」從這件事以後，彼此的互動才開始逐漸趨向於和睦。

他們初來乍到時，事業剛起步又無依無靠，日子過得非常苦。所幸，徐家做的水泥窗品質非常好，在同類產品中極具特色，努力用心經營，生意漸漸有了起色。因此夫妻倆有了回鄉的打算，連那兒的房子也都買了。偏偏此時徐雙喜的健康開始出問題，最後因肝病而辭世，留下妻子與兩兒兩女。徐雙喜走的時候只不過才 40 歲；面對驟變，徐春蘭堅強撐起這個家，當時還在念高中的長子徐錦福，也為了家計輟學開始工作。

如今她的大兒子與媳婦在羅東開元市場做食品批發的生意。徐家四個子女的婚姻都沒有碰上族群問題的阻撓；長媳陳淑華即是個福佬女孩，當初娘家也稍稍有過獨生女兒恐要嫁入客家吃苦的疑慮，不過倒也尊重女兒的選擇。嫁入客家之初淑華確曾經歷過一段適應期，閩客之間的生活習慣略有不同，然而沒有多久，也能得心應手。淑華與徐春蘭間的婆媳關係非常令人欣羨，此間，扮演關鍵人物的徐錦福功勞不小。父親早逝使得徐錦福年紀輕輕，做起事來卻成熟穩健。他顧家盡責，修繕樣樣自己來，筆者所見，這是個早已參透持家哲理的智者。淑華表示，客家人在金錢的使用上確比福佬人節儉，但還不至於達慳吝的地步，而這個別人口中的缺點卻也是她所認為的優點：「家裡的經濟全都靠他的掌理才能夠有

今日的。」

這些年來地方變化不少，老一輩的鄰居有的搬走、有的過世，加上附近國民住宅的興建，形形色色的人齊聚，早沒了以前那些烏煙瘴氣的族群問題，若問徐春蘭過去曾經受過福佬人什麼樣的欺負？逐漸拋掉過去悲情的她，已不願詳述細節，僅籠統的說，就是遭人瞧不起、不幫忙，讓人孤立無援啦！徐春蘭是在這兩年才漸漸活潑開朗起來的，她的朋友多了，生活也變得更多采。現在，她的小兒子一家在外地生活，也是幸福美滿，完全不勞老人家來操心。兩個女兒各自有了家庭，昔日娘家的教育讓她倆持家有條不紊。如今的徐春蘭即正所謂的子女孝順、兒孫滿堂了。

從徐春蘭身上我們看到了客家女性刻苦耐勞的性格與堅毅勇敢的生命力。無怪乎有句話說：「娶妻當娶客家妻」。

我來自太平山——在太平山上出生的張玉蘭

「從我有記憶開始，生活就是艱苦的，至今依然還沒有出頭天…」。這是初見面時，張玉蘭對我所說的第一句話。

張玉蘭今年 58 歲，家住順安，目前在羅東高工的對面受雇幫朋友賣雞，很少人知道她是一個客家人。因為工作場所鄰近徐春蘭女士的家，彼此是閒餘聊天的好對象，這才讓我有機會認識她。

日治時期，她的父母被日本人趕到太平山上採集松羅油。媽媽告訴過她，當時還有一些一同過來的親戚。台灣光復那一年，她在太平山上出生。但有記憶時，他們已經住在天送埤了。而他們住的是天送埤的下湖一帶，並非客家人聚集的村落，因此，附近即使住幾戶客家人，也都散居不熟識。張玉蘭是家中的長女，底下還有四弟一妹，從小她都是跟著媽媽一起去做工的。母親是埔里人，父親住竹東，同是客家人，所以雖然生在宜蘭，張玉蘭卻會說客家話；而爸爸用的是海陸腔，媽媽說四縣，更造就了她成為「四」「海」通吃的雙聲帶。難得的是，他的丈夫莊永光先生也是個來自桃園的客家人。莊先生過去也在太平山上焗松羅，他

倆的婚姻全拜媒妁之言所成就。不過她說，將來兒子若娶了媳婦也許他倆就不講客話了；這是她的深謀遠慮，不希望彼此因為語言的使用在相處上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也許因為她是在宜蘭出生長大的，她的台語並不帶什麼特別的客家口音，要不是她自己透露給朋友，沒有人會知道她是一個客家人。她有一兒三女，女兒都嫁了，兒子是老么，今年 21，還沒當兵，現在才剛開始在學做廚師。雖然他們夫妻都是客家人，但並不要求孩子要會說客話。老大客語能力還可以，接著三個孩子就都不會了。她認為客家人在福佬社會中，尤其在過去那個年代，總是受到排擠，不說也好，何必讓孩子也來受這種罪呢？雖然大部份人根本不知道張玉蘭是個客家人，而少了族群上的相處問題，但，在她看來，客家人在宜蘭還是不受歡迎的。她認為，一直到了今日，仍有少部份人依然對客家存著偏見。

做工、做工、做工就是她全部的人生。即使在她挺著大肚子臨盆的當日，她還在做；產後第三天，又得回到工作崗位上。因此，她曾對嫁出去的女兒說，要想想媽媽以前是怎麼過的，年輕人不該動不動就說苦。雖然，張玉蘭在宜蘭土生土長，然而這點卻十足顯現了「咬薑啜醋幾十年，毋識（不曾）埋怨」的客家本色。

在客家的禮俗方面，似乎到了哪兒都不會變。她說，家裡祭祀祖先仍然承襲客家的傳統，一律都用三牲。講到這個，她提了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據她說，有少部份的客屬家族祖上傳有慣例，祭祖時除了牲醴之外，還必須帶把刀去拜，說是要給先人拿來剁肉用的。咦？有這樣的事嗎？有機會真該調查看看。在飲食習慣方面，過去客家人為了簡省配菜，料理大多偏鹹，吃得也不好；而現在呢？張玉蘭說，沒錢時就得過且過，有錢的時候當然就吃好一點慰勞自己。不講究傳統的客家飲食，而由經濟狀況來取決。

只要是認識張玉蘭的人都知道，她是個活潑可愛的人。每天，鄰居、朋友喜歡聚集在生意場所和她小坐、閒聊，開放式的棚子總是笑聲連綿。聽那開朗的聲音，實在很難讓人想像得出她人生所經歷過的苦，而這，應該就是客家女性勇於

面對艱苦人生的表現吧！

我是客家人嗎？

——世居宜蘭，不久前才發現自己是客家人的黃錦煌

住在三星尾塹的黃錦煌是筆者的姨丈，原是個農家子弟。母親陳阿好，本家姓鄭，在陳家當養女，養父另有一生一養兩個兒子，當年富甲一方，在三星的大洲一帶，擁有廣闊的土地；田地耕種需要人手，因此，在中興紙廠工作的父親黃石旺即是陳家的招婿。

他的父親育有八兒四女，長子與么兒足足相差 23 歲，黃錦煌在男孩中排行第七。他的外公家裡原本富有，後來經營不善漸衰微，土地一筆筆轉賣，因此母親並沒有繼承陳家的任何財產。然而，黃石旺夫婦勤奮實作，運用穀會（即互助會）的方式累積金錢，不斷墾殖買地，又將岳家易手的土地逐步的買回。5 甲田地，農事繁重，黃錦煌與兄弟們在孩提時代就都得加入耕作的行列，在非農忙期間又改種菜，家裡還有養豬。務農的生活異常辛苦，而收成卻完全得要看天，這樣的生存方式不禁讓他對未來作了番思索，因而在 19 歲時毅然參加警總幹訓班的招考，成了一名軍人。

如今黃錦煌 52 歲，上校退伍，棄甲歸田。夫婦待人親切好客，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就在幾個月前的一次閒聊間，夫人提及婆婆生前總是特別強調黃家世代都用牲醴祭祖。席間有人提出這應是客家的祭祀風俗；再深入探討，他祖籍詔安，家族掃墓一律在清明之前……，好似有著客家的背景。這時適巧，他那久沒聯絡的大姊難得來訪，進門一句：「是啊！我們是客家人啊！」頓時解除了所有的疑惑。原來當年黃父告訴孩子們時，他的年紀尚小，沒有印象，因而不知道自己本是客屬人士。

黃錦煌交遊廣闊，朋友很多，裡頭也有不少客家人，過去更曾調駐於客鄉，所以當他發現自己與客家的關係後，內心算不上有什麼很大的衝擊。較為不同以往的，在於對先祖與客家的一切變得急欲想去了解得更多。他表示，不管哪個族

群都有好人與壞人，當個好人才是最重要的事。

黃家同輩兄弟多，目前手上的兩本祖譜還得歸功於夫人的有心收藏。當年夫人看到黃家的族譜擺在先生的兄弟那兒，沒能得到妥善的保管，心裡著實不安，因而將其取來悉心存放。根據上頭所載祖先何時開始葬於礁溪來追溯，雖然不能斷定其為來台後的第幾代？但可推出家族應該是在清朝康熙年間就已來到台灣了，早期定居礁溪一帶，黃父所屬的這一支脈現今則以宜蘭新縣府所在的城仔為大本營。黃家的輩序詩為：「元欽萬國定封疆，億庶兆群奕世昌。重義興仁崇正教，金榜標名永代揚……」。黃錦煌的祖父名為黃崇元，父親黃石旺本應為「正」字輩，不識字的年代，使得命名產生了偏差，所幸父執輩的叔伯中，仍有許多按著輩序入名的。而他自己也本該是「教」字輩子孫，情況也相同。有感於先人留下的族譜過於簡略，他有意重新整理，甚至找資料做向上銜接的工作，因此另外還收集、拷貝了數本同姓的族譜準備作考證，再者，有機會也可請教年長的同宗。而自己的孩子當初也沒按輩序命名，決定將來在族譜上要另加註明。可能的話，也可利用孩子的長才用電腦把族譜製成光碟。此外，在他心中還有個迷思——祖先傳下了「黃李不婚」的規定？他曾為此數度詳閱族譜，而矛盾的是，根據裡頭的記載卻曾有過黃李聯姻的案例。究竟這是在哪一代發生了什麼故事？黃李血緣是否有什麼關連？也是他很想知道的。

黃姓宗族，枝葉茂盛，宜蘭地區姓黃的鄉親很多。他們有個蠻有趣的現象，即是在初見面時，常常都會問對方家裡冬至是否有拜湯圓？據說這是黃家在某個世代，冬至那天為了祭祖，媳婦準備湯圓，卻不幸在試吃時噎住而過世，此後該系子孫冬至就不再拜湯圓了。現在每當見面只要來此一問，必能清楚彼此是否屬於那個支脈。這天，在黃家查訪時，有個意外的發現——筆者的外婆生父姓黃，自幼就送給羅家當養女。當年在阿姨要嫁入黃家時，曾經詢問姨丈家裡冬至有否拜湯圓？結果彼此都是「不拜」，外婆因而對著阿姨說，也好，這也算是「回家去」……。

筆者發現，在宜蘭像黃錦煌這樣不清楚自己是否為「客」的人非常多。您可

以根據源頭來說他們是客家人；然而，他們不知道祖先來自客鄉、說的是福佬話、生活上沒有任何客家色彩，又如何說他們不是福佬人呢？似乎，是否身為客家，完全在於能否「認同」的問題了。筆者祖籍漳浦，是個福佬人，卻在這次的訪談過程中發現自己原來也有些許客家血統。可見宜蘭人在經過來台兩百多年的共同生活後，可能彼此都帶著不少成分相同的血液。那麼，閩客之間又何必再分彼此呢？

原來我是客家人——世居宜蘭的黃志豪

不久前才從東海大學日文系畢業的黃志豪，今年 23 歲，目前在基隆服兵役，是筆者的學生。

記得是在念國中時的某天，他在家裡看電視，電視上播放著研究各地風水、碑文、墓銘……的內容。當中提到了關於「詔安」與客家的事。他想起清明掃墓時碑面上刻的正是這兩個字，並且，上頭還有一首七言律詩……。不久，學校的地理課又講到了詔安，這回又和客家扯上關係，使他心中產生疑問——我是客家人嗎？得找個機會問問父親。

爸爸告訴他：是的，我們是客家人，是人家說的「詔安客」。

他們原本住在礁溪的林尾，家族在那兒擁有一座山。父親黃阿川小的時候做過上山砍柴、放牛、種田、採茶、養豬、抓蝦等等的農家工作。長大後，離鄉到台北當學徒，學的是泥水功夫。現在他們住在蘇澳鎮龍德里靠近俗稱猴猴仔與區界的地方，爸爸已是擁有許多證照的泥水師父了。

黃志豪說，前不久，在他剛下部隊時，單位要他們填寫三代的資料。他當然知道自己是誰、父親的名字。但是，祖父呢？「我真的不知道。從小，我在資料上看到的那個『黃正焰』，其實是我的三叔公……。」

志豪的爸爸本是黃家大房的么兒。由於三叔公家的孩子每每出生還養不到一年就都不幸夭折了，後來據說他爸爸帶有能夠讓親族「福壽綿延」的命格，因此過房給他的三叔公當兒子。自從這孩子入嗣以後，三叔公家裡再出生的孩兒個個

都能平安長大。後來志豪的三叔公、三叔嬸也健康長壽、兒孫滿堂。但，志豪真正的爺爺卻反而非常早逝，奶奶也不在了，父親的親手足現今更沒有一個還在世的。而當時這個出嗣的動作，也造成了後來家產繼承的問題，至今仍懸著。黃父也不去爭，他認為，一切靠自己才是最實在的。

在生活上他們似乎完全沒有一點客家味道了。只有在祭祀祖先的時候，如果是爸爸準備，用的是三牲，而媽媽弄的，就成了菜碗。倒也是個有趣的現象。

提起戶籍資料的事，他又說了個時代背景的誤差。他的父親戶籍登記的姓名是「黃阿川」，其實本該叫「黃教川」的。當時因為爺爺去世、奶奶不識字，登記時戶政人員不知為什麼就給這麼登記了。家裡原本仍是喚他「教川」的，直到小學期間才乾脆改了口。更甚者，資料上頭出生年月日登記的也完全錯誤。他的父親所持的真是一張非常可笑的身分證呀！名字錯誤、生日不對、而父母欄填的是三叔與三嬸，者也是那個的時代的產物吧！

黃「教」川？這讓筆者想起了姨丈（黃家「教」字輩）。不知祖父是誰的他，能否知道曾祖父呢？志豪表示，每到清明，他們都要去整理一個上面刻著名為「黃崇谷」的墓，但這並不是他的曾祖父，或許是曾祖父的兄弟吧？小時候他從大人的口中得知，黃崇谷並無後嗣子孫，而家族分配他的父親負責為他祭拜。他曾為此留意過這座墳，至今確實從不曾發現過任何他們之外的人前去祭拜、整理過的痕跡。至於父親的兄長們在清明時所祭拜的才應該是他的曾祖父。但是，志豪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祖墳在哪兒？也不知道是何名諱了？聽了志豪的這些話，您是否感受了他父親那份身為么兒的無奈呢？雖然父親的態度總是全然的隨順命運安排，但在志豪的心裡，是很同情父親這些經歷的，因而，他一直都是個最支持爸爸的孩子。

正因家族在好幾世代前就已生在宜蘭，長在宜蘭，根本上是不折不扣的宜蘭人；「客家」對他們來說反而顯得遙遠與陌生。志豪不因發現自己是客家人而特別去留意關於客家的文化與訊息。而父親之所以沒有主動告訴他，是因為不認為這是個什麼重要的事。當時既然孩子問了，就給他個答案。至於志豪的兄姊，他

想，應該至今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吧！

志豪已經忘了當初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時內心可有什麼特殊的感受，倒記得小時候曾經聽過一句閩南話——「客人嗑骨頭」。雖然不甚明白意思，但深知這絕對不是一句好話。身為一個沒有任何客味的客家人，反而使他能夠比較超然的來說說客族。他平心而論，自己對客家人的印象並不算好，就個人的接觸與觀察，許多福佬人之所以對客家沒能有好感，和一些客家人在團體中的「自我意識」過強有很大的關係。雖然很不願去批評自己的族群，但他說：「我總是看到客家人事事只想到自己。這麼說很痛心，卻不能昧於事實。」雖然這可能與個人的際遇有關，卻也值得客家的朋友們深思。

「重義興仁崇正教……」這是筆者姨丈族譜載明的輩序詩。客家、詔安、礁溪；黃「崇」谷、黃「正」焰、黃「教」川；還有，志豪先祖碑銘上那首與此一模一樣的詩句。原來，志豪與筆者的姨丈來自同源。我再探問，他們家裡冬至一樣不能拜湯圓……，這一切剛好印證了那句「五百年前是一家」……

我不是客家人——筆者人生中一場「意外的客家之旅」

筆者是個土生土長的宜蘭福佬人，還不到一年前，完全不認識任何一位客家朋友。在一個特別的因緣下，我到社區大學選修了客家語言以及客家文化的課程。對我來說，從認識客家開始，慢慢的瞭解了客家，而至現今喜歡客家，期間是一段非常微妙的過程。我在接觸了客家之後，才發覺其實我原本就認識許多客家人的，只是…過去我並不知道他們原來都是客家人。這是一個很奇妙的現象，大部份在宜蘭的客家人好似都把自己給藏起來了……。

我在社區大學的客家同學是屬於顯性的一群，他們毫不掩蓋自己的客族身份，其中多數都以身為客家人為榮、為傲，將自己化為積極推展客家的一份子。然而，如果只是對他們作訪查，必然出現嚴重的偏頗。所以，我更想找的是那些我們所不知道的、隱性的一群。他們通常都在什麼情況下，才會讓人知道自己的客族身份呢？在我要做這項調查之初，最感擔心的，是找不到這類的客家人，或

者更該說的是，他們是否願意被曝光報導出來呢？

所幸我在修習了客家語言與文化之後，無形中成了福佬與客家的中間人。許多客家人把我當作自己人，有時甚至忘了我不是客家人。並有若干認識多年的朋友，也願意把自己透明化，讓我知道他們其實就是客家人。也有幾位朋友，是在小小蛛絲馬跡上讓我聞到了客家的味道，一問之下，也願意給我證實的。然而，還有茫然不知的一群，把希望放在我的身上，期待能夠藉由我，來知道自己究竟是否屬於客家人？

舉個例子來說。近日，有一對堪稱難兄難弟的學生來訪。因為一位姓邱，我也就玩笑的問：「我因為接觸客家的關係，發覺姓邱的好像都是客家人。那麼請問，你是嗎？」「嗯！是啊！」「怎麼知道的？」「爸爸告訴我的」，我的周遭又因此多發現了一位客家人。然而，精彩的是，另一位黃姓學生說的話：「啥！你是客家人啊！歹勢啦！你沒說，我又不知道，還常常在你面前批評客家人。」我忍不住再問邱：「你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兒嗎？」「不知道耶！」我請他回想一下，掃墓時墓碑上刻著什麼地名？他說，好像是什麼靖的。「是南靖嗎？」「對對對。」黃說：「什麼？我也是南靖耶！老師，姓黃的客家人多不多？我該不會也是客家人吧？」我答：「姓黃的客家人很多。不過，南靖並非完全客家的區域，不能這麼草率的斷定你就是客家人。」其實，像他這樣心存疑惑，想要弄清楚的朋友也不少。

我不是專家，卻常有朋友向我拋來關於客家的問題；將祖先羅列是客家牌位的特色，曾經有人拿家族碰上的困擾來請教我——他們貼著紅紙，事先預刻於宗祠牌位上的長輩竟然意外的與「孺人」離了婚，這，又該如何是好呀？哇！這又哪是我這樣一個客家文化的初學者能夠答得出的問題呢？

這段期間，很感謝客家朋友們給予我不少幫助，其實，我原本準備要拜訪的名單並不僅僅這些人。有客家朋友向我推薦一位里長，但在我準備與其接觸時，卻傳來「他們並非客家人」的說法。里長的兒子表示，這都怪他們居住在被大家認為的客家區域裡所造成的誤會。然而，我的朋友則認定里長根本就是客家人，

還為他們的「不承認」而氣憤不已。另外，也有嫁入福佬的客籍女性，因為生活習慣與夫家長輩處世觀念不同等等問題，婚姻已經岌岌可危，不希望因此再惹來任何的爭端。也有一些客家朋友，當初是為著不太風光的理由而來，說什麼也不願舊事重提，更別說要公開出來了。有人為了人際關係，有人為了做生意、為了保飯碗，甚至有戀愛中的男女擔心對方長輩知曉而讓族群問題造成感情觸礁……，我被一干千奇百怪的理由所拒絕。基於尊重，未經他們同意我無法一一寫出。然而，卻也因此讓我感受到客家人在宜蘭這個福佬社會裡生存的不易以及內心所承受的壓力。

接著來談談成功訪查的案例。礙於篇幅我們不得不割捨一些受訪者的部份；有位楊進明警官，在我初初與其接觸時，他認為自己並非我所要找的人。至於他為什麼這麼說，乃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家在美濃，並不算是個在宜蘭的客家人。楊警官在宜蘭已經住了二十多年，他在這裡娶妻，孩子在這裡出生、入學、長大……；然而前述比他遲來一年，也同樣為工作受派而來的童慶祥先生則把這裡當個家，門楣上還掛了堂號，理直氣壯地接受我的訪問。他們倆剛好代表了客家人在異地的兩類不同情懷，宜蘭之於他們，有著全然不同的意義，這其中含著頗為耐人尋味、濃淡各異的歸屬感。

有位「煞猛」（勤勞）的劉邦銘先生，曾經從事過各式各樣的差事，他的老家在屏東內埔，派駐宜蘭、待過卓蘭、住過台北……最後駐足羅東，對於客家事務非常關心。在高雄出生的陳淑芳女士，故鄉在頭份，全家跟著父親到蘇澳來捕魚，之後再落腳屏東，復為餬口舉家再到南方澳。他們的流浪，剛好印證了客族之所以被稱為「客」的原因；為生存而遷徙似乎已成了客家人的一種宿命。

歸納幾位男性受訪者的最大相同點在於刻苦讀書。揚進明警官、童慶祥先生，另有位原在台旭纖維宜蘭廠後來考進郵局的林章郎先生都是最好的代表。而客家女性則普遍都在重男輕女的環境中成長，但也因為家教的嚴格而培養出她們共有的堅韌性格。

在這段訪問的過程中，有幾位初次見面的受訪者一開始誤以為我是客家人，

直接就用客家話來與我交談，在發覺我聽得懂也能簡單應答後，他們講得也就更起勁。然而，我所學有限，為了怕誤解意思，最後還是不得不投降。當他們知道原來我是個福佬人以後，給予我的都是感佩、讚賞、疼惜與鼓勵。記得徐春蘭女士初始還譏笑我：「笨啊！『身為客家人』，客語程度這麼差。」讓我每每憶起都不禁莞爾。

面對我這樣的一個人，客家人的反應也各有不同。有人為關於客家的事，讓一個福佬人來做而為客家人感到慚愧；有人樂於能有來自不同族群的關注；有人歡喜著可以藉助異族的手來給予客家較為客觀的肯定；更有人告訴我，看到年輕人在為客家做事，心裡感到無比的欣慰。再者，多數人最感興趣的，竟然是筆者；一個福佬人學著客語、探索客家文化，現在並做著關於客家的訪問，又發覺我的名字有一點點客家的味道，遂而向我提出一些有趣的建議。有人希望我入籍客家，辦個歸化手續（入籍？歸化？好有趣的名詞，難不成客委會現在開有辦理這種事務的新窗口了？），更甚而有人希望還未婚的我將來能夠嫁給客家人……。

個人從開始碰觸客家至今，是有一些小小感想的。現將我的觀察與感受陳述出來，本意不是要對任何一個族群作批判，旨在提供大家作一點思考。我要說的是，許多客家長者擺脫不掉過去的經歷，總愛強調以前客家人生活的艱苦；至於女性則愛說她們過去要做多少多少的事，哪像福佬女人可以在家裡頭當大小姐……。但其實，問問福佬婆婆媽媽們，又有誰不是勤苦一生的？我的母親過去不也做足了家裡大大小小的事，農務照樣不可免。平心而論，在那樣的年代，苦的又何止客家人？無論哪個族群，出生好命人家的畢竟只是極少數。類此，有許多客族所強調的現象，其實並非客家人所獨有。例如，客家人說，舊時代他們會將父母喚作叔、姨，認定這種作法是客家人所特有。但事實上福佬人也同樣有這種叫法。客家人說「米篩目」是客家的食品，福佬人聽了恐怕都會抗議呢！凡此種種，閩客之間的共通點並不少，差異似乎沒有彼此所想像的大。

我的生活經驗顯示，宜蘭的福佬人對於客家的評價褒的遠不及貶。這究竟肇因於何？經過我伺機探問細究，大多只是生活上曾經有過的一點小小摩擦，沒有

什麼太大的過節；若說福佬人只因少數人的行為，就以偏概全的罵盡所有的客家人未免有失公允。個人曾經動念，想要收集福佬民間謗罵客族的所有語句，再來逐一為其作解釋，幫客家人爭取一點公道，期能化解彼此的誤會。然以筆者從幼至今所見，隨著時代的更迭，把客家當成一種原罪、存著非理性族群偏執的人已經逐年遞減，包括不禮貌的言語，也慢慢地在社會上淡失，我這個衝動似乎又顯得多餘了。

接著，換過來談談客家人的態度。在宜蘭的許多客家人，尤其愈偏顯性的一群，愈是犯有一種毛病——時常過度強調客家。當他們在抱怨福佬人不願與其共融時，有時候，真正在分彼此的，其實是他們自己。這份老是惦著自己是「客家人」、處處都要突顯「客家」的情結，容易忽略了大夥兒其實同是「台灣人」，反而在無形中自外於群體而不自知。值此福佬社會逐漸釋放友善的當兒，希冀客家的朋友們也能敞開胸懷，不分彼此的同心共融。

在咱宜蘭這個地方，像我這樣以一個福佬身分能夠認識這麼多客家人的想必不多。如果您有機會多與他們接觸，將會發覺，其實，客家人是很可愛的。我更相信，個人目前的這點淺見，也會隨著往後與客家人不斷進行的互動累積，必有更深的體會……。